

《云石会传奇》校注本

宁波文化瑰宝的传承与推广

□友燕玲

十年前,我在张萍老师赠予的《宁波历代文选(戏曲卷)》中初识传奇《云石会》。作为一本节选宁波历代戏曲家作品的辑录,该书收录了《云石会》第二出《别石》和第十六出《魂啼》。《别石》一出道明了奇石与主人公的深厚情缘,《魂啼》则是《云石会传奇》故事情节转折的重要关目。作为辑录,受限于篇幅,《宁波历代文选(戏曲卷)》无法展示全本《云石会传奇》的故事,但这两出戏足以让读者领略这部传奇的风采。

如今,由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组织编撰了《云石会传奇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本”),不仅是对这部宁波城市文化传奇的再现,更是以“校注本”这一易于大众接受的形式,推广和传播独属于宁波的这一人文故事。传统戏曲在当代越来越小众,宁波昆亦较早失传,因此将这部由宁波当地人写作的传奇剧本整理挖掘出来,对研究昆腔在宁波也具有重要意义。“校注本”的出版填补了宁波戏曲发展史和古代文学史的空白,为明末清初的戏曲、文学及名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堪称宁波文学界和戏剧界的一大盛事!亦体现出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对于月湖文化、戏曲文化,乃至宁波文化传承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担当!

首先,“校注本”的出版是对《云石会传奇》这部遗民时期戏曲作品的有力宣传和推广。《云石会传奇》作为明清之际文人创作的戏曲作品,仅以清康熙刻本流传至今,并被收录于涵盖元代至清末六百多年间一千一百九十三种传奇、杂剧、宫廷大戏的《古本戏曲丛刊》中。该剧虽在创作完成后便由伶人排练、演出,但并未在舞台上广泛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云石会传奇》戏剧性相对较弱。再看《云石会传奇》的故事本身,其情节突破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传统模式,全本三十六出,情节曲折离奇,于“相思”始,转为“公案”,最终以“度脱”收场。在选材上,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不太容易被普通观众所接受。即便按照今天评判一部好戏的标准来看,《云石会》在结构安排上也缺乏目标同一性。从高潮看统一,主要人物的行动目标、具体行为与戏剧结果之间缺乏必然联系。但在剧情推进过程中,一方面作者为了表达情怀和主题,展开了奇思妙想,赋予了全剧浓郁的神话色彩;另一方面包燮本工诗词,文学功底深厚,行文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词采典丽,格律严谨。因此,《云石会》虽不适合上演,却是一部可供案头欣赏的昆曲佳作。“校注本”的出版发行,也将这部作品从历史中挖掘出来,列于学者文人的阅读书目中,为热爱宁波的文化人、热爱戏曲的宁波人提供了了解宁波文化、宁波戏曲的珍贵资料。

其次,“校注本”挖掘了清初难得的文史资料。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的生平史料往往因战乱、社

会动荡等原因被淹没或遗失。明清易代之际诗人的生平资料,尤其是那些未有科名与仕宦经历的诗人群体的史料,通常是在大量的地方志、诗文集和序跋等间接资料中寻找而得。包燮作为清初的遗民作家,其生平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极为稀少,学界研究也相对较少。1997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浙江卷)戏曲人物小传中并未收录包燮其人。同时期的戏曲文献如《明清传奇综录》《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提及包燮的内容也仅有其名、字号、籍贯及《云石会》的简要介绍,其生卒年亦不详。在《宁波历代文选·戏曲卷》中,也只有《云石会》传奇的两折。“校注本”不仅整理了全本,更是将与《云石会传奇》、云石相关传说和诗文,以及包燮的生平资料和诗词汇编在一起,为后人研究易代文人、研究包燮和《云石会传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再次,此版“校注”是建立在戏曲普及推广的理念之上的。与其他古代戏曲作品的校注本相比,“校注本”中有很多关于戏曲专有名词的解释,如对戏曲脚色名、戏曲音乐名词、戏曲术语等都有详细的注释。这体现了月湖区管委会和张萍老师对于传统戏曲传播推广的深刻实践,他们不仅希望通过“校注本”让更多人读到、读懂《云石会传奇》,更希望通过读者在阅读《云石会传奇》的过程中,加深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了解。这也是《云石会传奇》校注的独特之处和匠心所在。

最后,我想谈一点关于《云石会传奇》衍生推广的想法。《云石会传奇》是一部展现宁波清初文化状态和文人心态的传奇,虽是昆曲剧本,但舞台性不强。若要将其搬上舞台,按照原本用昆曲演绎,一方面可能会走上当前大部分新编剧目创作的模式,演完即压箱底,传承性不高;另一方面,宁波没有昆曲剧团,演出势必会面临诸多阻碍。鉴于这个剧本相对来说抒情性略弱而叙事性强的特点,若要保留原本的故事情节,建议用曲艺的形式进行编演;若要用戏曲来演绎,则需要考虑现代观众接受心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有必要在情节上作调整、细化和延展。

●《云石会传奇》故事简介

《云石会传奇》是清初围绕宁波月湖边的奇石“云石”创作的一部戏曲。这块石头因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和传说而闻名,每当阴雨天,石上会有云气缭绕,故得名“云石”。

其主要讲述了宋代佛化哑女传说和明代公案题材的故事。故事中,落魄才子杜言与才女影云因续诗被疑偷情而成冤案,最终在维卫佛的点拨下情归空幻,升华了明州的文化底蕴。这部作品融入了大量的宁波人文典故、景观风物和社会百态。

《云石会传奇》的创作还与300多年前的一件文化盛事密切相关。清初官员乔钵亲自访寻云石,并召集文人雅集赋诗,为云石洗石筑亭,这一事件成为宁波文化史上的一桩盛事。



春目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啾啾,采芣祁祁。春天,是一首轻柔的诗,一幅绚丽的画,更是一曲悠扬的歌。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我们不妨在诗词的海洋中,探寻春天的足迹,感受岁月的温柔。

春日诗意:从《锦瑟》到《汉江临泛》

新春午后,阳光温柔地洒在单位阅读室里。翻开《中华诗词大会》,闲闲翻到便是李商隐的一首《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而李商隐却在锦瑟的弦音中,回忆起往昔的岁月。他用庄周梦蝶的典故,表达了对人生虚幻的感慨,而望帝化鹃的传说,则寄托了他对美好时光的眷恋与不舍。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已成为记忆中的珍宝。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让生命在春天里绽放出最美的光彩。

从李商隐的迷离梦境,我们再来看王维的空灵山水世界。王维的《汉江临泛》,如同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让我们在春天感受大自然的辽阔与宁静。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春天的汉江,波澜壮阔,水天一色。王维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汉江的浩瀚与通达,仿佛江水连接着天地万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诗人站在江边,远眺江水流向天际,山色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这不仅是一幅春日的山水图,更是一种人生的哲思……“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在诗的结尾,表达了对襄阳美景的留恋之情。春天的汉江,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沉醉其中。

春日生机:从《咏柳》到《惠崇春江晚景》

本人工作所在的柳汀街,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诗意。“汀”字,是水边的平地,一片宁静而美好的景象。月湖畔最适合诵读雨籍大诗人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就像一位巧手的裁缝,用无形的剪刀裁出了这满街的绿意。

我们再来看苏轼眼中的春天。通过他写的这首《惠崇春江晚景》,便可捕捉到春天的盎然生机。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总是带着一种不经意的惊喜。竹林外的桃花悄然绽放,江水在暖阳下变得温柔,鸭子们欢快地嬉戏,最先感知到了春天的温度。这不正是春天的魅力吗?它不声张,却在细微处透露出生命的活力。

春日哲思:从《定风波》生发内心的力量

生活不仅仅有诗意,也会有失意。大文豪苏轼也算是屡屡失意的诗人。我们来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在风雨中泰然自若,吟啸徐行。春天虽有风雨,但也有新生的力量。就像苏轼在诗中所表达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从容不迫的心态。春天的风雨,是大自然的洗礼,也是生命的磨砺。它让我们明白,人生就像这春天的旅程,有阳光也有风雨,但只要心怀豁达,就能在风雨中找到前行的方向,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在诗词里感受春天

□林静

